

國高中教育界數十載，我是這樣走過來的

余秀麗 / 東吳物理 68 級

康橋國際學校物理科專任教師



我們是第 6 屆民國 64 年入學的物理系學生，青澀的少男少女一轉眼不經意地已屆退休的年齡了。當時班上有 6 位女生及 20 多位男生，目前仍不時的聚會笑談「當年勇」。

民國 68 年，即將大學畢業前夕，對於未來，我亦是感到惶恐。走入科技電子業界？從事教育工作？出國深造？返鄉種地？傳承家族事業？等等，每位同學心中都有自己的計畫及對未來的憧憬。思量再三，我選擇了教育界。那時非師範體系的畢業生欲進入公立學校，須得參加各縣市政府辦理的教師甄試，甄選上之後方能取得試教教師的資格。初生之犢不怕虎，本人於六月畢業七月隨即參加臺北縣中等學校物理科教師甄試，僥倖錄取。數年後，又參加了臺北市中等學校地球科學科教師甄試，亦錄取了。至此，我的第一份工作卻也是終身職業底定。走筆至此，我問自己，教育是我的志業或職業？或許二者皆是吧。

「教」然後知不足，興起了再次進修的念頭，於是教學期間有了一連串的應考。僥�幸錄取了中正大學地震與地球科學研究所碩士班，但因學校遙遠通勤不易，遂放棄。不久，先後分別完成了臺灣師範大學物理研究所碩士班及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碩士班的學業。又因在學術及教學上經常與科學教育領域之專家學者接觸、研討，於是，為了精進科學概念之教學教法，並幫助學生以減少因理解科學概念而產生之迷失概念的困擾，遂選擇了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研究所博士班繼續研讀進修。進修與工作不會互相干擾抵觸，這是魚幫水，水幫魚的概念，能善用時間才是重點。

在教育職場的行政歷練中，由初任訓育組長負責規劃、辦理全校師生之校內外活動，或接任總務主任以總管學校安全及大小之硬體設備，大到需建一棟數億元之綜合大樓校舍的標案、監工及驗收，小到水龍頭漏水都是我總務主任份內的業務。由於教、訓、總、輔四大處室，最具有挑戰性的兩個處室已歷練過，我也與一般處室主任想法一樣，接下來似乎應該朝向校長之路邁進了。的確，準備參加候用校長甄選了。

然而人生規劃時有改變，我思考著，自己的個性與能力適合去領導一個學校

嗎？是否要繼續走向教育行政這一條路？生涯規劃中原本沒有這一項，我喜愛行政工作，但是更愛教學。在目前制度下，一個中學校長不易再回歸教師教學，除非有重大原因。目前我已達法定最低退休年齡，可以報請退休，未來離開職場後，還有很多計畫和夢想要去完成與實現。但是，培訓一個校長多麼不容易，除非重大理由，是不宜隨時離開學校的。為此，我開始猶豫，甄選筆試前一日，做了決定，不再考慮參加候用校長的甄選了，最後以學務主任職務由公立學校退休。

半年後，因緣際會又踏入了私立康橋國際學校，擔任國高中物理科專任教師數年。雖然當時決定由公校退休的理由並未消失，但不服輸又具有挑戰性的性格，促使我接下這教學的職務，是故我接受了聘書。同時具有公校與私校教學經驗的教師不多，而我恰是其中之一。相較於公校而言，私校自主性較強，學校標榜著自主學習，訓練孩子擴大視野，放眼世界，走出教室接觸大自然，而非生活僅侷限於學校與家庭之間。學生因活動多，體力消耗相對也大，但是孩子樂在其中從未聽聞抱怨。在學習方面，由於校內外之活動較多，此時更需要依賴老師的教導，學生方能快速進入學習狀況。科學教師的責任尤其重大，面對面，一對一的耳提面命，叮嚀再三，就是擔心孩子於一知半解中，誤解了科學原理而產生了迷失概念。

回顧於國高中教育界數十載，當年我一個非師範體系的畢業生能夠進入國家教育體系，尤其是公立學校純屬僥倖，但也是義無反顧。尤其在教育職場上，我們沒有學長姐的經驗傳承，在養成師範教育背景訓練上，不及師範生。於是在教學歷程中我總是兢兢業業的認真做好每一件事，帶好每一位學生，並不斷地審視修正自己的教學理念、教學教法、班級經營以及親師生之間的相處之道；在教育行政歷程中，始終抱持著學生安全、家長安心的原則來處理一切大小事件；於總務主任職務上，更是守法守紀，俾以維護應該是國家最乾淨的一方校園淨土。

感謝陪我成長的物理系及系上的老師，劉源俊老師是我敬重且影響日後我對於教育工作之處事態度甚大的恩師，當工作上遇到棘手且不易處理之時，我總是會回到學校向老師請益並尋求協助；甚至將要報考博士班準備應試之前，我亦回到學校重溫上老師的課，回憶中，點滴在心頭，歷歷在目。一位尚未或即將踏入社會的學生，從授業教師之言教身教中，所接收的訊息足以影響學生於日後如何處理事務，及判斷是非之價值觀的準則。

另外，我們永遠懷念的陳國鎮老師與張澤祜老師，對二位教師之教學印象深刻，國鎮老師是我們大二的熱力學老師，教學講解清晰詳盡，板書工整一目了然，口語不急不徐，上課若是認真聽講，詳盡筆記，必獲益無限。而資質平庸的我，為人師表後，方知師恩浩大，然時光不能倒流，否則當對老師說一聲對不起，當

年沒有好好學習，辜負了老師一片苦心。澤祜老師是我們的力學老師，功力深厚，香港廣東腔的教學，黑板從左到右滿滿的力學演繹公式，看得我眼花腦殘，消化不了，真是慚愧。也提醒我於日後物理教課寫板書時，字體要大要工整，公式要少，否則小孩絕對會把腦筋暫時關閉，拒絕接收。

還要再談一位我的小學弟，陳秋民學弟，如今也是系上資深教授了。當年的他還是大一新生，跟著學姐，青澀的模樣，回憶中揮之不去。今天秋民在物理學上實驗創新的貢獻，有趣又能深入淺出，完全是實現了教育學家杜威提出的做中學，不容小覷。

畢業後，返校多次，其中有的是參加外系的研討會，或參加本系的研討會等，不論原因為何，總是歡喜駐足於超庸館前，緬懷過往學生時期與系上師生如同一家人般地相處，及無憂無慮的學生生活。東吳大學的校舍一直在更新擴建，物理系的系館也遷至設備新穎的大樓，實驗室更是設備完善齊全，每位老師都能盡其所能的傳道、授業、解惑。學弟妹們有幸在此優良環境中，必能認真學習。

寫於東吳大學物理系五十周年紀念日前夕。



105年10月8日，第6屆系友在臺北市上海鄉村仁愛店聚會，當天自國外回臺的有楊治華、李芳宗、胡華權、曹廷舜。中坐者為作者，左一為葉清昆系友。